



背叛之星

-TREASON-

[美] 奥森·斯科特·卡德 著

周华明 译

江苏人民出版社
（南京）



背叛之星 TREASON

[美] 奥森·斯科特·卡德 著

周华明 译



TREASON By ORSON SCOTT CARD
Copyright: © 1979,1988 BY ORSON SCOTT CARD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ARBARA BOVA LITERARY AGENCY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2016 Shanghai Gaotan Culture Co., Ltd
All rights reserved.
版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: 11-2016-19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背叛之星 / (美) 奥森·斯科特·卡德著; 周华明
译. — 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6.7
ISBN 978-7-5339-4563-3

I. ①背… II. ①奥… ②周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
— 美国 — 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41032号

责任编辑 瞿昌林
装帧设计 陈章

背叛之星

[美] 奥森·斯科特·卡德 著
周华明 译

出版 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数 233千字

印张 9

版次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563-3

定价 36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联系 021-64386496 调换。

Contents

目录

Chapter 1

穆勒

001

Chapter 2

埃里森

020

Chapter 3

纳库麦

044

Chapter 4

兰尼克和兰珂

081

Chapter 5

怪物

099

Chapter 6

舒瓦兹

110

Chapter 7

恩塞尔

140

Chapter 8

库库艾

159

Chapter 9

琼斯

188

Chapter 13

背叛

244

Chapter 10

布林顿

196

Chapter 14

穆勒的兰尼克

262

Chapter 11

吉尔

220

Chapter 15

风之子

274

Chapter 12

安德森

237

Chapter 1

穆勒

我是最后一个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的人，或者说，我是最后一个承认的。

萨拉娜是在抚摸我前胸时知道的。那时，我刚练习了好几个小时，挥舞长剑、投掷标枪和开弓射箭。她以为会摸到僵硬紧绷的胸肌，但却只触到两团温软柔滑的东西。而仅在几年前，她刚步入青春期的躯体也出现过同样的变化。

作为一个眼光精准而又思维敏锐的“穆勒之女”，她瞬间看穿了一切，看穿了我的过去和未来，看穿了我们之间注定毫无可能。而她什么都没说，甚至毫不在意。只是从那时起，到我离开穆勒为止，她再也没有像之前那样情意绵绵地爱抚过我，不再许下相伴终生的诺言。因为她已经知道了，而我还不知道。

丁特也注意到了。他一直在注意我——作为父亲的次子，他一直希望我出点什么意外，或者有点什么先天性的缺陷，以便他后来居上，

在父亲死后能被顺理成章地指定为摄政王。他观察我的格斗动作和思考方式，寻找我的缺陷，以便有朝一日从背后捅我刀子时，能一击毙命。

所以，他一定注意到了我胸前衣衫上的怪异隆起。想要证明我不适合继承父亲的王位，这个证据一定最具说服力。他自觉占了上风，便没有把我的秘密公之于众。毕竟最卑劣的懦夫在敌人的尸体前也会惺惺作态一番，但他仍忍不住在我面前扬扬得意，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做派。因为他已经知道了，而我还不知道。

父亲本不会知道。作为穆勒大人，他总有那么多的事务要处理，根本没时间关注我的成长。但我所有的老师和大部分朋友，都是他的“眼睛”。在我青春期最关键、最危险的时间，这些“眼睛”更是牢牢盯着我。

我们的身体里流淌着穆勒的血脉，我们的躯体里蕴藏着上天赐予的礼物：我们的伤口能快速愈合，被砍下的肢体能自然重生。这让我们很难被杀死。我们的敌人甚至以为，穆勒家族的人没有痛觉。不，他们错了，我们只是不怕受伤，所以干脆放弃招架。敌人的剑会卡在血肉里，而这时正是趁势反击夺去对手性命的好机会。至于伤口，在转身面对下一个敌人前，就已经痊愈了。

但和所有人一样，我们仍会感到疼痛。穆勒家族的女人们，也会因为分娩时撕裂般的疼痛而昏厥。把手伸入火中，我们也会疼得像脑袋被火点着了一样。是的，我们有痛觉，我们只是不害怕疼痛。或不如说，我们学会了将疼痛和恐惧分开看待。

对其他人来说，疼痛意味着生命受到威胁，为了保命，他们会本能地想尽办法来逃避疼痛。但对一个穆勒人来说，疼痛只意味着微不足道的危险。死亡从来都以疼痛之外的方式降临——衰老时吱嘎作响的腐朽肉体，溺水时注满肺腑的疹人寒意，脑袋被砍掉时骤然降临的昏沉黑暗。随着我们身体的快速愈合，被砍削，被戳刺，被灼烧，都只是一点小伤，只意味着战斗后可以大口吃肉来补充消耗的精力，而

不用去啃那些煮得稀巴烂的萝卜。

其他战士们害怕残疾——害怕少了手指或脚趾，害怕没了手掌或脚掌，害怕丢了耳朵、鼻子、眼睛或下体。而我们则夷然无惧。

为什么他们害怕？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躯体就是真实的自我，如果躯体残缺不全，他们就会失去自我，甚至觉得自己变成了怪物。

而我们穆勒家族的人则早已明白，躯体并非自我。我们可以有许多不同身形，却仍保有自我。这是我们在青春期学到的第一课。在十二到十四岁间，我们也会像其他人一样迅速成长，私密处长出毛发，繁衍本能觉醒。但略有不同的是，我们的躯体更强壮，残缺的肢体可以复生。更为不同的是，青春期中，我们的躯体完全不受正常体型的限制，时常长出额外的器官或肢体。

所有年轻男人和女人都向朋友炫耀地挥舞着第三只手臂，跳一种需要三条甚至四条腿才能尝试的复杂舞步，用第三只眼睛眨眼，张大嘴露出鲨鱼般的三四排牙齿。我曾有过四只手臂、两个鼻子，甚至两个心脏。直到医生把我按在刀下，割掉这些多余的器官。

我们的自我并不只是形体。我们可拥有任何形体，却仍保有自我。我们不害怕失去肢体，割裂身躯并不会让我们失去自我。

但我们并不总是毫无畏惧。

父亲安排了不少“眼睛”在我的整个青春期中盯住我。即使在十五岁，在我只比成年人矮了一二十厘米时，在我已经成熟到可以让萨拉娜怀上我的孩子时，我仍能察觉到那些“眼睛”从早到晚地盯着我。他们观察着我的肉体 and 灵魂，以便在父亲有空想起我时，向他汇报关于我的一切。他们不可能漏掉在我身上发生的任何变化，所以父亲肯定早就知道了，比丁特、萨拉娜还早。他们都早已知道了。

而我还不知道。

噢，当然，我知道的。我非常清楚。我扔掉了所有紧身的衣物，只穿足够宽松的上衣。为了不和朋友们一道游泳，我找尽理由。我不

再招惹丁特，哪怕他因此而扬扬得意，以为我害怕他到处宣扬发生在我身上的变化。也不再去想萨拉娜为什么不再和我亲昵。最后的一个月里，我不再把她带上床，是啊，我非常清楚，清楚到我不再去想自己到底变成了什么。

我不去想自己将面对怎样可怖的未来。只除了一次，啊，我一直铭记着那一刻，仿佛它刚发生在今天早上：当我紧握手中的钢制长剑并宣誓此生将以剑为伴时。在那时，我还假装这辈子最大的恐惧是变成一个普通人，那种一辈子都没摸过剑，因为一点小伤就哭爹喊娘的普通人，那种鼻涕虫一样的卑贱生物。

“今天。”霍玛诺斯说道。

“我没时间。”我盛气凌人地回答道。作为王族的子嗣，我已习惯炫耀那还未到手的权力。

“这是穆勒之主的吩咐。”

讨论到此为止。什么诡计都行不通了，我必须立刻抛开一直相信的谎言，直面事实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跟霍玛诺斯说身上很脏，需要洗浴，就这样尽可能地拖延了一下。但洗澡时，我还是努力不去看自己映在镜子里的身体。一个人独处时，我总是不去看镜子，要么把镜子转开，要么把衣服挂在镜子上。而此前我和其他爱慕虚荣的男孩一样，总在身边挂满了镜子。是的，这证明我知道，却一直装作不知道。

可眼下，再也没什么可逃避的了。这里是霍玛诺斯的无菌手术室。到处是锋利的钢制手术刀和染满血渍的床。战场上受伤的士兵就在这些床上挖出带着倒钩的箭矢，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就在这里切除身体上长出的额外部件。

我站在镜子前，霍玛诺斯站在身后，两手伸至我胸前，罩住那丰满的隆起物，上下掂量着。我不得不盯着镜中的自己，一面想着这绝不是我，一面感受着来自他人实实在在地作用在我身上的抚触。而我竟兴奋了起来，不，霍玛诺斯查验牲口般唐突而冷静的抚摸只会让

我觉得怪怪的。但呈现在我眼前的景象，那对丰满乳房被人满不在乎地揉圆按扁的样子，好像一出活色生香的春宫戏。瞧，直到这时，我还没有接受这是我的身体，还没有接受这事实。

“你为什么没有立刻来找我？”霍玛诺斯的语气听上去竟像是有点伤心。

“为什么？以前我长出过各种各样的器官，也没来找你啊。”

他摇了摇头：“你不是蠢货，兰尼克·穆勒。”

听到自己的名字，我只觉得一阵恐惧。“穆勒”这两个字让我感到无比恐惧——并不因为它是我的姓，而是因为我将很快失去这个姓氏。

“哪怕是穆勒家族也会发生这种事，兰尼克。每隔几代就会发生。没人能幸免。”

“只是青春期而已。”我反驳道，还暗自希望他会接受这理由。

他悲伤地看着我，目光竟似含着些许善意。

“我希望你能好好的。”他说道，但显然对此并不抱希望，“希望检查时，能发现你确实是好好的。”

“没必要检……”

“现在就检查，兰尼克。”他说，“穆勒之主要我在一小时内给他答复。”

父亲发布什么命令，我就执行什么。于是我躺在手术台上，强令自己放松身躯，哪怕手术刀正毫不留情地切入我腹部。比这更剧烈的疼痛我都忍过来了——被木制训练用剑在身上割开参差不齐的伤口，或者箭矢从我的太阳穴射入再带着眼球飞出去。但这次不一样，不是疼痛，或者说不只是疼痛——因为自孩提时代起，我第一次感到疼痛和恐惧一并在体内燃烧。我想起了那些普通人，他们在战场上因为受伤而陷入恐慌，失去了勇气，然后在穆勒人的剑下变成碎肉时，也是这样吗？

霍玛诺斯检查完，缝起伤口。轻微的眩晕感和刺痛酸痒让我知道

身体已经开始自愈——伤口齐整，不用一小时就能痊愈。至于结果，我甚至不用去问他，他低垂的双肩、紧绷的脸已经告诉我结果了。他竭力想把坏消息藏在冰冷的表情后面，但却失败了。

“割掉不就行了？”我开玩笑道。

可他并没有笑：“那可是卵巢，兰尼克。哪怕我把它连同子宫一同摘除，但过不了多久还会再长出来。”他看着我，脸上带着那种男人踏上战场面对敌人时的决绝表情：“你是个完全再生体。它们会没完没了地长出来的。”

这就是了。完全再生体。我变成了这玩意儿，就像我那漂亮的表妹瓦琳斯一样。她得知消息后就疯了。那时她身上已经长出了男性生殖器，一副不男不女的怪物模样。她就用那个新玩意儿对着所有靠近的人撒尿。

完全再生体，完生体。我对她避而远之，所有人都对她避而远之。甚至从那以后就没人再提过她的名字。一开始，她只是不再是人了，然后她似乎从来都不是人，最后她就像是从没存在过一样。

青春期结束时，大多数穆勒人都会稳定在他们成年的体型下，不再疯狂长出新肢体，而是丢了什么才长什么。但也有那么一小部分人没能这样稳定下来，仿佛青春永无止境，身上永远会随机长出点什么来。于是，躯体忘记了自身应有的姿态，它觉得自己无时无刻不在受到伤害，自始至终需要再生，仿佛身上永远少了点什么，于是就不停长出新的肢体。

这是最糟的死法，因为你根本死不了。你不再活着，而他们又拒绝让你去死。

“这样吧，霍玛诺斯，”我说道，“你可以说我死了。”

“抱歉，”他应道，“我必须立刻告诉你的父亲。”

于是他就离开了。

我再次转向墙上的镜子，我的衣服正挂在镜旁的钩子上。花了那

么长时间练习长剑、棍、矛、弓箭，最近还在铁匠铺拉了好一阵子风箱，才让我的肩膀像男人那么宽；跑步和骑马让我的臀部线条仍然绷得紧紧的；我的腹部线条分明，肌肉硬得像铁块，看上去男子气十足；而我的胸部，硕大、柔软，看上去无比诱人……

我的腰带还挂在墙上，上面插着我的刀鞘。我抽出刀子，抵在胸部上。疼，太疼了，我只割了一英寸就疼得不得不停下来。然后门边传来的声响让我转过身。

一个黑皮肤的克莱默人惊恐地向我躬身行礼，不敢看我现在的狼狽模样。我认出她是我们家的奴隶之一。上一次战争中她还跟着参战，并由于父亲取得胜利而不得不终生服侍我们。

“没事，别怕。”我说道，但她仍毕恭毕敬地垂着头。

“我主恩塞尔要见他的儿子兰尼克。现在。”

“该死的！”我说道。她立刻跪地祈求宽恕，而我只是穿上衣服，径直走出门，忍住不去看自己胸前的隆起微微起伏的模样。经过她身边时，我没有打她，而是轻轻拍了拍她的头。那个克莱默奴隶只敢喃喃地表示感谢。

我跑下楼梯，直奔父亲的厅室。我还没学会像个女人那样亦步亦趋，脚步轻缓，轻摆臀部以免撞上什么。但跑了几步，我就不得不停下来，倚着栏杆，静待疼痛与恐惧消逝。而当我直起身，缓步向下时，却看见丁特正站在楼梯底下。他阴沉沉地笑着，和这家族其他那些崭露头角的恶心家伙一样令人生厌。

“看来你听到消息了。”我说道，小心翼翼地沿着楼梯走下去。

“我建议你穿个围胸。”他柔声道，“我可以把玛诺雅的借给你，不过她的可能会有点小。”

我把手放在刀上，吓得他后退了几步。生气时我还是喜欢握住刀子，那坚实的金属质感总能让我平静下来。

“你不能伤害我，兰尼克。”丁特笑道，“现在我是继承人了，很

快就会是家族的领袖，而我是很记仇的。”

我想说点什么刻薄话来反击，或者让他明白，刚才在手术室经历的和接下来将要经历的一切，才是真正的痛苦。无论他做什么，我都不会放在心上。

但只有面对真正的朋友时，你才会把这样的痛苦与恐惧袒露出来。不，甚至连朋友都没这个资格。所以我什么都没说，只从他身旁走过，径直走向父亲的房间。他却吹了声口哨，那种在西瓦尔街上召唤妓女时用的口哨声。我拼命忍住才没把刀子插进他的心脏。

“你好，我的儿子。”父亲看着我走进房间，轻声道。

“你得告诉你的小儿子。”我回答道，“我还知道怎么杀人。”

“我就当你是在说‘你好’吧。跟你妈妈打个招呼。”

我跟着他的视线转过头，就看见了“那个贱人”。我的母亲，也就是父亲第一任妻子，死于一次奇怪的心脏病。“那个贱人”就顺势攀上了正妻的位子。父亲不觉得那次心脏病有什么奇怪的，可我无法接受。“那个贱人”的大名是茹瓦，来自舒米特一族。她只是一个盟约、两座堡垒和三百万英亩土地的附赠品，可机遇加上父亲不可理喻的爱把她抬上了高位。于是，根据习俗、法律以及父亲的意愿，我们不得不叫这个贱人“妈妈”。

“你好啊，妈妈。”我冷冷道，她则向我展露了一下那种温柔、甜美的，谋杀者的笑容。

父亲没浪费时间安抚我或表示同情：“霍玛诺斯说，你是个完全再生体。”

“谁要想把我塞进再生圈，就等着被我一刀干掉吧。”我回答道，“哪怕是你也不例外。”

“或许有一天，我会把你这叛逆味十足的宣言当真，然后绞死你。可现在，你不用害怕。我还没想过要把自己的儿子塞进再生圈，哪怕他是个完生体呢。”

“以前发生过这种事。”我说道，“我研究过一点家族的历史。”

“那你就得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进来吧，丁特。”父亲说道。我转过身，看见我的弟弟走了进来。那一刻，我终于失去了控制。

“这个烂屁股的蠢货会毁了穆勒一族的！你这个蠢货，如果有一天你死了，只有我才能让这脆弱的王国保持完好。而换成丁特，在你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，他就会把你辛苦拼来的一切烧成灰烬，而你只能眼巴巴地看着。”

很久之后，我还会满心苦涩地回忆当时的言语。可那时，我又怎么知道这脱口而出的诅咒会有变成现实的一天？

父亲站起身，缓步绕过桌子走至我身前。我满心期待地等着他打我，可他只是把手放在我脖颈上。恐惧从我脑海中一闪而过，我以为他真的要绞死我了。可他只是撕开了我的长袍，拧住我的胸部。我疼得吐了口凉气，向后挣开。

“你再也没那么坚强了，兰尼克。”他大吼道，“你变得像个女人一样软弱。还有哪个穆勒族的男人会跟在你身后冲锋陷阵？”

“跟着他冲上床倒有可能。”丁特笑道。父亲转身抽了他一耳光。

我举手护住裸露的胸部，这种女性般的屈辱感让我不知所措，下意识转身避开他们的目光。这时我才发现“那个贱人”正站在我身后，微笑着上下打量我的身体，眼光从我的胸部移向臀部。

别看我的胸部！我在心中尖叫道。那不是我的乳房，那不是我！绝望笼罩了我，让我只想抽身而退，从这身躯里逃出去，逃到什么不知名的地方去，只留下它在这儿。那样我就还是个男人，还是穆勒一族高贵的继承人，还是我自己。

“穿上斗篷。”父亲命令道。

“是的，我主恩塞尔。”我喃喃道。我没法逃离这身躯，就只能掩盖它。斗篷粗粝的表面把乳头磨得生疼，但这疼痛算不上什么。我只是木然地看着父亲举行了全套仪式，剥夺了我的继承人身份，转由

丁特补上。我的弟弟看上去高大威猛，金发闪亮，头脑聪颖，而我却比任何人都清楚，他的智慧不过是狡黠，他的力量和速度更逊于我。可仪式结束时，他就自然而然地坐在了那个本属于我的位子上。

父亲还命令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发誓效忠于丁特。

“那还不如让我去死！”我说道。

“那也不是不可以。”父亲说道。丁特笑了。

我不得不发誓永远效忠丁特·穆勒，穆勒家族的继承人，穆勒、克莱默、霍普尔、维泽尔、亨廷顿岛，所有这些我父亲征服并统领的土地的共主。丁特想要我死，而我绝不能遂了他的愿，哪怕发了个誓又如何呢。只要我还活着，他就得在那王座上辗转反侧地等着我卷土重来的那一天。

我默默地想着今晚他得在自己的床边塞上多少守卫，却也知道自己不会去尝试杀他。杀死丁特并不会让我成为继承人，只会带来一场关于继承权的疯狂竞争。或者更糟的，茹瓦会被允许生下子嗣，于是一个只有一半穆勒血统的子嗣将继承父亲的王位。但不管怎样，一个像我这样的完生体是绝对不可能统治穆勒全境的。而且，完生体很少能活过三十岁。他们甚至不能和正常人生下子嗣。我的心猛地一抖，直到这时我才想到可怜的萨拉娜。她必须堕下腹中还未成形的孩子了。她已经从未来家族之长的正妻，变成一个怪物的女人了。她选择我成为自己生命的另一半时，或许以为自己踏上了一条康庄大道。而如今，那条道路在她脚下分崩离析了。她的未来全系于我的身上，可现在，那未来却跟着我一道毁灭了。

“你还在想着怎么把自己送上绞刑架吗？”父亲问道。他大概以为我还在盘算着怎么干掉丁特。

“没有，父亲。”我回答道。

“那么，毒药？溺水？我不觉得你在这里时，我的继承人还能感到安全。”

我瞪着他说：“丁特最大的敌人是他自己。不用我插手，他也会把自己推向深渊的。”

“我也看过家族的历史。”父亲道，“所有那些软弱到没把自己的血亲送进再生圈的穆勒族人，都会很快后悔的。”

“那就让我死得利利索索的吧，父亲。”我几乎已经在恳求他了。我只是没办法出声求他，求他别让那些人圈养我，像填鸭一样饲喂我，然后像割葡萄一样从我身上收割肢体和器官。别把我变成绵羊，变成奶牛，变成那些牲畜一样的可怜东西。

“而我却难得地软弱了一下。”父亲说道，“我不想杀你。所以我会把你送去出使他国。这国家还要离我们足够远，远到丁特不必为自己的安全担忧。”

“我不怕他。”丁特装出不屑的样子。

“那你就是个蠢货。”父亲厉声道，“不管他有没有那对奶子，都比你高出不止一筹。而在你没有变得有他一半那么聪明之前，我都不会把这个王国交到你手上。”

丁特不说话了。但我知道，父亲的话已经让他下决心除掉我而后再快。他能想出什么好办法干掉我吗？我不这么觉得。但我相信丁特会坚信这是父亲给他的第一道测试：干掉我，证明自己配得上这王座。

“出使哪个国家？”我问道。

“纳库麦。”他回答道。

“东边那些在树上爬上爬下的黑皮蛮子们的国度？”我曾学过的地理知识在这时派上了用场，“为什么把我送去和一些野兽为伍？”

“他们不是野兽。”父亲说道，“最近几次战争里，他们开始用上钢质武器了。两年前，他们征服了德鲁，眼下埃里森也将落入他们手中。”

想到住在树上的黑蛮子征服了德鲁那些自高自大的石匠，或者统治了埃里森那穷乡僻壤里的虔信者，我就感到由衷的愤怒。我们不是

刚征服了克莱默，让那些黑鬼明白他们天生就是下人，活该当奴隶了吗？而现在，另一群奴隶却想跟我们平起平坐？

“我们为什么不派出军队，而是派出大使？”我问道。

“我是蠢货吗？”父亲怒道，“如果我想听无脑的战争叫嚣，直接召开会议，任由那些贵族们大放厥词就行了。”

我立刻意识到，他希望我像穆勒之主那样思考，而不是像一个毫无责任在身的普通士兵那样盲目冲锋。这让我感到振奋，又无比伤心，于是便实话实说：“如果他们硬金属，这意味着他们找到了上层世界肯买的东西。我们不知道他们有多少硬金属，甚至连他们在卖什么都不知道。因此，出使的首要职责不是签署条约，而是找出他们到底有什么值得上层世界开价的东西。”

“很好。”父亲说道，“丁特，你可以走了。”

“如果这有关国家安危，”丁特说道，“我不是该留下来听着吗？”

父亲没有回话。丁特便站起身离开了。父亲向“那个贱人”挥了挥手，于是她也傲慢地晃着屁股离开了。

“兰尼克，”当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人时，父亲轻声道，“兰尼克，我真希望能为你做点什么。”他眼中满是泪水。他竟然会为我掉泪，这让我无比惊讶。不，不是为我，他是为自己打下的疆土而悲哀。因为他知道丁特会毁了这王国的。

“兰尼克，穆勒一族过去的三千年里，都不曾有过像你这样的头脑，一个适合领导人们的男人的头脑，却陷于这样的身体里。现在这身体算毁了，你的头脑还会效忠于我吗？你还会爱你的父亲吗？”

“男人？如果你在大街上看到我，会把我拉上你的床的。”

“兰尼克！”他吼道，“你连我的眼泪都不相信吗？”

他拔出了自己的金质匕首，高高举起，直刺入左手，把它钉在桌上。他拔出匕首时，鲜血也跟着喷涌而出。父亲把受伤的手按在前额上，把血抹在脸上，就这么一直哭泣，直到伤口结痂，不再有血流出。